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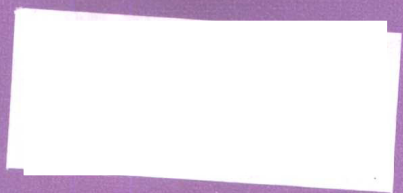


沂青河告诉我

张 炜

黄河告诉我

张 炜



书 题 字：魏启后
封面设计：范峤青

芦 青 河 告 诉 我

张 弗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850×116毫米32开本 10.375印张 2插页 225千字

1984年11月新1版 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7,950

书号 10331·61 定价 1.60元

序

宋遂良

张炜同志是从一九八〇年开始发表小说的。他没有赶上前两年思想解放和文学创作（在经过长期的窒息后）比翼双飞的那一股激流，他不象这个时期涌现的大多数青年作者那样以写“问题小说”崭露头角，他不追求重大的题材，也没有迎合时下流行的一些艺术习尚，他铺开一张白纸，独自魅心魅意地去写他熟悉的动过感情的生活。他歌唱美的自然，美的心灵，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芬芳，人间的纯朴。收在这个集子里的十九篇小说中，最常见的主题有两个：一个是描写同那些年轻美丽的女孩子们朦胧甜蜜的爱情同时到来的精神上的觉醒，和对人生意义的思索；另一个则是对于善良的弱者（政治上的、生理上的、文化上的）的抚慰和鼓励。他歌唱少男少女间两小无猜的纯真爱情；赞美尊敬老人、宽厚仁慈的伦理道德；他鼓励有缺陷的弱者“发现自己”、“喊出自己的声音”，又提醒那些先天素质优越的人们珍惜自己的才华；他有时为少年的珍贵友谊被漫不经心地伤害而长久沉重地怅惘；有时对陈旧可笑的封建精神负担进行善意而认真的揶揄；他谴责“所有做下昧心事而没有受到惩罚的人”；探讨形成爱情和婚姻悲剧的原因，揭示私有制对人的本性的毒害……通过这些广阔的、丰富的生活，和众多的人物命运，张炜为我们描绘的是一个美好而多情

ABZ 14/07

的世界，值得眷恋和探索的人生。张炜的作品是朴素的，含蓄的，常引起你会心的微笑，和轻微的陶醉。这在他拥有众多读者、并受到文艺界好评的《看野枣》、《达达媳妇》、《三大名旦》、《天蓝色的木屐》、《生长蘑菇的地方》、《声音》、《山楂林》等作品中，都得到很好的体现。在那篇带着散文味的小说《夜莺》中，他描写了一个无忧无虑、纯真憨厚的姑娘——胖手，她因为丰收，因为自己能和二老盘一起垛起一个两座房那么大的麦草垛、居高临下地俯瞰月色灯光下的场院而感到幸福和自豪，她在草垛上唱歌跳舞，躺在那松软的大“床”上啃着爱人从园子里偷来的嫩黄瓜，她洋溢着欢乐。这时她突然看到了那个孤单地倚在路口柳树下的大学生刘翰林，她不能理解刘翰林为什么“来场上干活还考虑问题”，她觉得他太苦，怕他累出了病，邀他到垛上去玩，然而这位熟谙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名言的中文系大学生，却茫然不解那个麦草垛子上的“生活”“美”在哪里呢？作者在这里用形象和氛围传达给我们的，是一点对生活美的发现？是一丝人们心灵不能相通的遗憾？是一番开拓胸襟热爱生活的劝勉？总之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张炜的一些优秀作品，常引起我关于人生的那种旷渺久远的遐想，和感情上的升华。象春夜高空中的一声雁鸣，使我萌动着一种开拓的、向上的力量。我以为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记得托尔斯泰说过：艺术家的目的不在于无可争辩地解决问题，而在于通过无数的永不穷竭的一切生活现象使人热爱生活。张炜的全部作品，都程度不同地让人感到生活的可爱。

但是用这样的标准来评价张炜的作品可能是会要引起异议的。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多年以来，我们的文艺创作和

文艺欣赏往往忽视艺术生产的特点和规律，强加给它一些不适宜的或不能胜任的职责。例如我们往往会有意无意地要从文艺作品中寻找政治的、社会的、人生的具体答案；我们又习惯于要求小说里有圆满的故事，人物有鲜明的政治、阶级色彩。要是碰到一个多主题的或倾向性比较隐蔽的作品，我们便有可能惊异、怀疑，甚至马上要把“那根弦”“绷紧了”起来。

张炜也许是年轻，没有受过这类为害甚烈的庸俗社会学观点的禁锢；也许是立意要向这种艺术观冲击（例如，习惯上人们希望他把《声音》中的小罗锅写成一位年青英俊的小伙子——至少别那么丑吧；有的同志曾劝他不要把《古井》中云奶奶的儿子写成“被拉去当了土匪”——做生意、当小贩也比干土匪强呀；《天蓝色的木屐》中的大榕，最好也不要地主出身——，这样省去多少麻烦！——但张炜婉言谢绝了这些好心的劝告。总之，他从一开始创作起，就坚持从生活的真实出发，按照艺术的规律办事。不管他做得如何，今后是不是会有反复，但这种见识和勇气是可贵的。

张炜从小热爱文学艺术，读过许多名著，他性格内向，气质比较深沉，在艺术上有着自己的追求，并且初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照我看来，张炜作品的艺术风格是由三个方面的因素和谐地统一而成的。这就是强烈的感情、浓郁的意境和优美的语言。

随便翻开一篇作品，都可以感受到张炜对他故乡的山川大地、父老乡亲的一片深情。我觉得张炜在气质上有一种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但他不是一般的悲天悯人，劝善惩恶，而是对劳动者的尊重，对善良的弱者感同身受的关切，血肉相依的亲

近。有时他会情不自禁地给他挚爱的人物涂上一层理想化的浪漫主义色彩。对于农民身上陈旧观念、习惯势力的烙印，他也总是温存地去敷熨，他小心翼翼地擦拭着他们精神上的创伤，甚至不忍心用碘酒去消毒。例如集子中有好几篇作品都接触到那个敏感而尖锐的城乡差别问题，但作者总是以农民特有的那种自尊、自制、自我牺牲的气度，高瞻远瞩地看待这种矛盾。既不是可怜巴巴地羡慕繁华的城市，也不是愤世嫉俗地谴责那些常见的不平。看林的古凿老爷爷对莫凡说：“大事都是你们干的，我们不过到时候能‘掩护’一下你们……”这是一种多么宽阔的胸怀和庄严的历史感。

这种对作品中人物的深情，还促使他从动态中去写美，有时化美为媚。那个爱打扮的、会吹箫的爽朗的大萍儿，因抗洪抢险负伤，躺在她心爱的人儿的怀抱里，“含着泪花笑，拉着哭音儿说：‘快点吧，我都伤成这样了，你还磨磨蹭蹭！……’”一副天真妩媚的神态，楚楚动人。小罗锅样子难看，但是有一颗美好的心灵，他给了臃肿憨厚的二兰子那样强大的精神启迪。于是他的好听的聲音和难看的外表在读者的心目中得到了和谐的统一。只有这种经过读者的审美创造而能动地发现了的美，才能唤起一种永恒的向往。当读者克服了最初对小罗锅外形丑陋而形成的不快、对他产生了感情时，美便深化了，产生了崇高。

张炜的作品，追求一种浓郁的意境。色彩和情调常常在他的笔下自然地流泄，作品的思想，也就在这种香气氤氲的氛围中弥漫开来，沁入读者的心脾。你看小芭对她心上人的思念是在散发着淡淡清香的紫色眉豆花丛中交叉流动的；从河口那绿色的灌木林和草地传送出来的“大刀唻——小刀唻”的声音，

一声声滚过清越、明净的天空和原野，呼唤着高洁的情操和纯真的友谊；海滩上赤身露体的劳动者们在滚烫的白沙下拉网时发出的粗犷、反复的号子声，给故事染上了某种悲剧色彩，增添了一种历史的兴衰感。张炜喜欢把他的人物置身于不同的强烈的大自然怀抱中，使读者处处能感受到一种诗情画意。我们中国画的构图有个规律，叫做“易取难舍，易实难虚”。张炜在艺术表现上是知“难”而进的，他敢于舍，所以也就能“虚”起来。他舍去的是某些情节、过程、故事，他便得到一种“经营空白”、出奇制胜的艺术效果：小能照准王二力，猛地向他头上甩了一个“飞高儿”，那神采是何等飞动，气韵是何等饱满；阿队穿着“象一团燃烧的火”样的红衣裳，爬到最高最高的山楂树上送别远行的朋友，那意蕴是多么含蓄，情意是多么纯真！这种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虚写，便容易引起读者的想象，所谓诗的意境也正是在读者的想象中才能完成。

张炜的语言很美。他大约是受象屠格涅夫、孙犁这类作家的影响，追求一种含蓄、朴素的美。他写了那么多好看的女孩子，但外形却没有雷同的。大萍儿戴着她的干净的小白帽，金叶儿穿着她的方领小花衫，小能踏着她的天蓝色瓜达板儿，胖手的小酒窝，二兰子的长睫毛，捧捧的翘鼻子……都同人物的性格连在一起，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张炜善于渲染气氛，描绘景物。他用美好的心境和多情的气质去反映大自然时，语言是那样的明丽，仿佛天空特别洁净，连空气也是清爽的。他用词严谨，不肯过度，极少自己站出来评议。他力求用典范而优美的文学语言，力避使用对感官造成任何直接刺激的粗俗文字。

张炜的这种艺术特色，照我们传统的艺术理论来说就叫

“阴柔之美”，与之相比较的另一种艺术美就叫“阳刚之美”。各有所长，难以轩輊。我曾经耽心象《看野枣》、《声音》、《芦青河边》这类轻俏、隽永的作品结集在一起时，会让人感到柔弱和雷同。不久前在济南召开的张炜作品讨论会上，有的同志也提到张炜的作品还不够深沉，人物塑造还不够多样，也有的同志认为不应该用深沉来改变张炜现有的艺术风格。张炜同志本人也觉得自己的作品“冲击力不够，调子软了一点”。这究竟是艺术风格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局限，还是作者本人生活思想积累的不足？我比较倾向于两者兼而有之的推断。其实张炜为克服这种弱点作过一些努力。在这个集子中，便有一类反映社会生活比较广、比较深的作品，如《黄烟地》、《女巫黄鲛婆的故事》、《操心的父亲》、《猎伴》、《丝瓜架下》、《古井》、《拉拉谷》等。它们接触到农村推行责任制后出现的新矛盾，极左思潮在人们交往相处间的流毒，婚姻爱情关系上封建残余的影响，时代变化和人物命运的升沉起伏等重大主题，塑造了象黄鲛婆、骨头别子、铜锅二伯、云奶奶、小童仙、陈康荣等老一代农民的形象。其中有的人物闪耀着性格的光彩。张炜力求在保持他的艺术个性的基础上，从静美中体现出刚健和严峻。

但是这一类作品在艺术上一般都不如前一类作品圆熟。张炜在刻划感情上的细微波纹时，显得从容游刃，得心应手，具有大家风度；当他去解剖社会历史的必然规律时，就有些纤巧局促，气势不足了。在《拉拉谷》这篇具有浓厚乡土风情的小说中，他想要通过两代人的不同遭遇来探讨“到底该咋个样找男找女”的问题，但由于骨头别子和二姑娘之间的爱情悲剧缺少广阔的时代背景，看不到各种复杂的社会力量的作用，于是这

场悲剧就只是孤立的限于骨头别子个人在道德上的悔恨和觉醒，作品歌颂的其实是一种游离于生活和时代的、对于信念的执着和忠诚，圣洁冲淡了悲伤，留给读者的只是感情上的惋惜，而不是心灵上的震撼。马克思曾经多次表达过这样的基本思想：“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依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物性格的深化，便有赖于作者对整个社会关系的深入的多方面的把握。在《猎伴》中也有类似的弱点，作者敏锐地发现了农村实行责任制后产生的新矛盾，提出不要象“老呆宝”式的原地不动的改革。但是作品对责任制给农村带来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巨大变化和深远影响却描写得很少，对立的矛盾双方缺少认真的交锋，因而作品为新思想提供的历史背景就显得单薄。

于是给人以这样的感觉：作为一个作家，张炜的理论素养显得不如他的生活素养富足。这就影响了他从更深更广的领域、从更高更新的角度去反映社会的矛盾，和人民普遍关心的时代主流。这似乎是这一代青年作者普遍存在的弱点。由于理论本身的厄运和贫困，它长期以来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而我们在分析一个作家的成就时，也往往比较重视象气质这一类一般属于先天素质的条件，而忽视象理论、经历这类属于后天修养的因素。当然，政治不能代替艺术，艺术创作也不是写哲学讲义。但我们又必须承认，作家同时应该是一个思想家。这个意思，张炜同志和我的看法都是一致的。所以摆在年轻的张炜面前的课题是，如何在坚持自己艺术个性的前提下，面向复杂激

烈的社会矛盾，深化作品的主题。他正在满怀信心地作着艰苦的努力。

芦青河是张炜的文学摇篮，是他走向创作的起点，他已经从这里出发了，要驶向大海。大海是辽阔的，浩瀚的，有排天的浊浪，有宁静的港湾，熟悉渔民生活的张炜，是懂得怎样乘风破浪，扬帆远航的。我们预祝他成功。

1983.2.6凌晨

目 录

序.....	宋遂良(1)
看野枣.....	(1)
生长蘑菇的地方.....	(18)
山楂林.....	(34)
紫色眉豆花.....	(51)
声音.....	(68)
芦青河边.....	(86)
天蓝色的木屐.....	(97)
三大名旦.....	(114)
黄烟地.....	(135)
操心的父亲.....	(151)
古井.....	(167)
达达媳妇.....	(186)
夜莺.....	(195)
深林.....	(207)
丝瓜架下.....	(221)
猎伴.....	(233)

拉拉谷.....	(254)
女巫黄鲛婆的故事.....	(285)
两个姑娘和一个笑话.....	(304)
后记.....	(321)



看 野 枣

夏末秋初，不冷不热。夜晚，年轻人站在街头上，让温柔的南风抚摸一会儿，就会放开嗓子歌唱起来。这和鸟儿爱在清晨里啼叫是一个道理。

“穿鞋要穿牛皮鞋，唱歌要唱新鲜歌。”这几年新鲜歌特多，因此人们一唱开了头就不愿停歌。硬要停歌是很难受的。所以，这天晚上社员会开始了的时候，大贞子她们几个姑娘还在黑影里哼小调儿；有人几次制止，她们才不做声儿。但只停了一小会儿，又嘻嘻哈哈笑了起来——也许是憋闷的，“咯咯咯”，“哈哈”，织着毛衣笑，勾着花边笑，从地上拣个草梗捏弄着笑，手不闲嘴也不闲，一阵子能笑出三四种声音。年青的队长三来火了：他让姑娘都分开坐，你坐这边，她坐那边；大贞子的粗嗓门笑得最响，很象个领头的，就让她坐到父亲曲有振跟前吧。

曲有振一口口吐着烟，她一坐下就咕哝“呛死人了”，伸手把老父亲那支咬在嘴里的烟锅往旁一拨……大伙儿看了都笑。别人一笑，大贞子就有些来劲，索性把那烟锅从他嘴里拔

出来，放地上“咔咔”地磕了，往老人脚边“叭”地一扔，自己扭着手掌大笑起来。

曲有振指着女儿对身旁的人说：

“看看，缺个心眼是不？”

三来甩着油亮的分头，拍着桌子说：“还开会不开？嗯？”

“谁不让你开咪？”大贞子笑眯眯地说。

三来斜她一眼，无可奈何，只好提高嗓门往下讲。他说如今有件大事：海滩上嫁接那些野枣棵结满了大枣，再没有人去看管就要丢光了。他说看枣的人夜里就住在那儿的小泥屋里，一天的工分合一天半，谁愿去现在就报名。

是个“美差”！马上就有一个外名叫“老混混”的中年男子报了名。奇怪的是他一报名就冷了场，再也没人吱声了。

大贞子还在笑吟吟地扭着手掌玩儿，见众人突然沉默起来，立刻就不笑了。她四下里望望，这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儿，急急地站起来嚷：“我去！还有我哩……”

曲有振被身边这猛然一喊吓了一跳。野性啊，野性！姑娘家能这么喊么？他揪住她的后衣襟说：“咱不，那不是姑娘家干的营生……”

大贞子使足劲一甩，挣脱了说：“怎么不是？一天合一天半工分，跟玩跟耍差不多，还能得空织毛衣……”

她的粗嗓门使大家一齐笑了。不知为什么，她一说话就能引得别人笑。

曲有振有些难堪地望望四周，小声规劝，阐述她不能去的道理：大海滩地广人稀，光茅草就有半人高，完全不是姑娘家织毛衣的地方！……正讲着，那边的三来却要宣布散会了。最后说谁去看野枣得“研究研究”。曲有振一边随人退场一边摆

着手掌嚷：

“我家的不用研究了……”

大约他的这句话三来没有听见，因为后来确实连大贞子一块儿“研究”了，并且一“研究”就“研究”中了，第二天三来亲自登门通知：你大贞子上海滩看野枣去吧！

糟踏人啊！寒酸人啊！一个姑娘家能去看野枣？曲有振弯着腰，手捏着一盒“大前门”，在三来面前好说歹说，结果还是白搭。老头子送走了三来，回头就骂他“为官不公”。接着就骂大贞子，骂她二十多岁的大姑娘了还一脸“痴气”——有“痴气”的女孩儿，人家不欺负才怪！大贞子听了却只是笑，坐在全家漆得最漂亮的一个杌子凳上，恣悠悠地甩动着腿脚。停了一会儿，也许是被父亲说得不耐烦了，一纵身跳起来说：

“会上就老混混一个人报名了，我不去就该他去了，你看不见怎么的？！”

曲有振一听，嘴巴马上闭住了。

老混混是个又蛮又横的老光棍，全村里很少有不怕他的。早几年混乱，他拿队里的东西就象拿自己的一样，腰上常别着把铁锈斑斑的韭菜刀子，虽然不一定能伤了人，但也没谁敢招惹他；三来也是个游手好闲的角色，常常借老混混的钱花，但不敢管他，下雨天还爱凑一块儿喝两盅。队里有什么不出力的轻巧活儿，也从来都是老混混一个人包了。……好家伙，这回若是老混混进了海滩，那里地广人稀，光茅草就有半人高，野枣不就任他糟踏了？

曲有振想到这一层上，觉得他向来看不上眼的女儿还通晓“大义”哩，于是也就不咕哝了，只恨恨地说：“三来当队长，就便宜了他老混混！……南边几个庄去年腊月就民主选队

长了，咱这边还是没个动静！秋庄稼眼看要收了……”最近他一生气就咕哝这几句话，老盼着“民主选队长”。早几年“割尾巴”，就因为他把自留地里的青菜卖过几回，三来就作着主“割”去了他五十块钱。他深深地记到了心里去，老盼着有谁能站出来治治这小子。可惜他现在还只能生闷气，最后也只得决定：白天大贞子去海滩看野枣，晚上由自己替她去住泥屋。

大贞子欢欢喜喜地说了声“好味”，就去后院削了支五尺来长、胳膊粗的木棍儿，准备明天扛着上海滩——在大海滩上，就由它扳着荆棘和茅草走路，外加防个身什么的。大贞子提着它走进屋来，嘴里还在哼着她最爱唱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曲有振可不管“属于谁”，只是看着白生生的木棍，还是有些不放心。他嘱咐：

“海滩上常有挖药材的，你不用跟他们说话！”

“‘属于我’……”

“那些海边上拉网的人不规矩，你不用搭理他们！”

“‘属于你’……”

……

晚上，大贞子一个人躺在炕上，被月光照着脸，老是睡不着。她只好睁着双黑乎乎的大眼数窗格儿。这双眉眼是经得起推敲的，谁看了都得说一句：“聪俊聪俊！”她的确也是不丑的，特别在十七八岁的时候，连身影儿也是细乔乔的。后来不知怎么就胖了起来，大脸盘子通红闪光。有人说她能吃不睡，可不是就胖怎么的；有人说她太能笑了，哪有姑娘家这么爱笑的？不胖才怪！……队长三来总爱到姑娘们做活的地方“检查